

# 阿爾弗烈王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及其時代背景

區華勝

曾一度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在回歸祖國後，跟英國的關係仍藕斷絲連，英國的語文、政制、歷史、教育等對香港人仍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筆者喜愛歐洲，而在歐洲諸國中特別喜歡英國。本文是偶讀英格蘭西撒克斯(Wessex)王<sup>(一)</sup>阿爾弗烈傳及與其有關史料的隨筆<sup>(二)</sup>：阿爾弗烈逝世於公元八九九年十月廿六日，今年正好是他冥誕的一千一百週年<sup>(三)</sup>。阿王一生除了成功地抗拒入侵的維京(丹麥)人、振興學術、改善民生而著稱外，他的另一個特色是對羅馬宗座的景仰。

英國歷史上最受人景仰懷念的國王有二：一是亞爾瑟(Arthur)，一是阿爾弗烈(Alfred)。前者是公元五世紀羅馬人撤退不列顛<sup>(四)</sup>後黑暗混亂期間的一個代表及象徵秩序的傳奇人物，其中事實與傳說每相混淆，其可信度要逐一評估；後者雖亦有一些或許誇大的記載，卻不失為真人真事。所相同的是在南部古城溫切斯特(Winchester)都有關於他們兩人的紀念物：這裡有「圓桌武士」小說的圓桌(十三世紀的製作)，亦有阿爾弗烈的遺骸及紀念像。剛才我們提過，阿爾弗烈王生平的特殊表現

之一是對羅馬聖座的尊崇。不過這一特點的源頭其來有自，它關乎整個英格蘭早期教會的傳統。

英國正式的開教是由羅馬發動的。公元五九七年，教宗格列高利一世派奧古斯丁率領首批本篤會士入肯特<sup>(五)</sup>，同年被任為該國首都坎特布里的  
大主教。過了數年，教宗遣麥理德(Mellitus)帶領第二批傳教士往英國，後者是倫敦的第一任主教，是坎特布里的第二任主教。其間，從愛爾蘭及蘇格蘭也有修士自願來英格蘭的諾森布里亞傳教。結果是，英格蘭的北部受到了愛、蘇教會的基爾特(Celtic)傳統的影響，而其東部和南部則受到了羅馬教會傳統的  
影響。兩種傳統的差別不在於基本的信仰而在於次要的習俗及禮儀的問題，如復活節的日期及修士們的削髮式樣。話雖如此，它們足以破壞教會彼此間的和諧與團結。為了解決爭執，教會的領導人於公元六六四年在 Whitby 召開教務會議。與會的人贊成採用羅馬的傳統，諾森布里亞國王奧胡(Oswiu)在決議前說的話更成了日後傳誦的千古佳

話：

伯鐸是看門人，我不願與他作對，免得我到達天堂門時，無人給我開門，因為那掌管鑰匙的人拒絕開門。

不過這次的會議還留下好些問題未獲解決。恰好是年，坎特布里大主教職位空缺，教宗魏德連(Vitalian)選了一位希臘籍的隱修士 Theodore of Tarsus 去填其缺。這位隱修士上任時雖已六十六歲，但活力充沛，處事精明。他於六七三年在倫敦稍北的哈福德(Hertford)小城召開會議，對一些重要的事項如婚姻、牧靈、修道生活、主教職守、教區劃分等作了深入的研討。

哈福德會議不但對英格蘭，就是對整個歐洲教會產生了長遠及積極的影響。自是以後，英格蘭教會不論在教務、聖德、學術<sup>(六)</sup>、教育及禮儀各方面都有迅速而蓬勃的發展。這在教會歷史上是極其罕有的現象。到了第八世紀，歸依基督還不到一百年的英格蘭就能陸續派出一批批的盎格魯撒克遜

傳教士及一流的學者如亞爾昆(Alcuin)到歐陸新興的法蘭克王國推行教化的工作。他們中的一位——聖波尼法士(Boniface)以教宗特使的身份到處奔走、設立修院、開拓教區、召開會議、整頓風紀、革新教務，使得當時在歐陸組織散漫、各自為政的地方教會團結起來，得到了「日耳曼使徒」的美譽。

不難想像，這些盎格魯撒克遜傳教士帶來歐陸的，不少是反映了他們英格蘭教會的傳統。他們對羅馬聖座有顯著的嚮慕之情：他們建立的修院及聖堂有很多是獻給「使徒之長」的，直至今日，德國仍有好幾處地方叫「伯鐸」(Petersberg)。此外，英格蘭教會對普世教會還有一很重大的貢獻，那就是大都會或地區首府的「大主教」要從教宗領受Pallium（行祭禮時披在祭衣外的白羊毛披肩帶）的規制（參閱新聖教法典 437 條）。這規制源於教宗格列高利一世，教宗規定「大主教」要先領了Pallium 後才能行使職權。其時「大主教」的權責比現時的大得多。他可以召集教省會議、主持及審

核轄區內主教的選舉。「大主教」是教宗與地區教會的聯繫關鍵，而 Pallium 是其標誌及象徵。

上面所述是不列顛及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宗教方面向羅馬的歸心，下面我們也要談談他們在俗世方面（社會、政治、文化）向羅馬的歸心，因為兩者有很密切的關係。

羅馬帝國崩潰於公元四七六年，但未瓦解前數十年，它早已是奄奄一息，無可救藥的了。四二零年八月廿四日，西哥德人攻陷了羅馬。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在許多人看來，不啻世界末日，連教父聖奧古斯丁也不禁為之黯然神傷。不錯，羅馬帝國曾犯過種種暴行，但它也為天下統一、四海昇平作出了貢獻。羅馬帝國瓦解後，邊境內外各蠻族頓成群龍無首，東竄西跑，使歐洲大陸陷入大混亂的黑暗期。這時到處有人憧憬「中興之主」(Resitutor)的出現。「羅馬魂」(Romanitas)留在歐洲歷久不散，而在帝國邊陲的不列顛島上則更形旺盛。

從第三世紀初葉起，不列顛島上的居民自哈德良長城以南已被羅馬人同化，他們學會了羅馬人的生活方式，受羅馬人的教育，享有羅馬帝國公民的權利。他們中許多人都喜歡取羅馬人的姓名，中上人家除母語外還能書寫和說拉丁語；簡言之，對不列顛人來說，羅馬代表進步、秩序與文明。在這種教化的過程中，基督教會曾扮演過重要的中介角色，致使「教化」每每等如「歸化」。到蘇格蘭傳教的拓荒者之一聖尼尼安(Ninian)就在羅馬求過學；而有「愛爾蘭使徒」之稱的聖巴特里克視受他感化的人為羅馬人，而這稱謂是全無政治意味的。這兩位聖人同是在不列顛土生的羅馬裔人。

當羅馬爲了自衛把正規軍團撤離不列顛時，不列顛人並沒有慶祝「解放」，恰恰相反，他們是以羅馬的名義在各地組織起軍隊來抗拒四面入侵的蠻族——從西面北面來的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從東面南面來的撒克遜人。他們中有將領甚至應羅馬的邀請率大軍渡海到高盧（今法國）協助截擊哥

得人。這是公元五世紀中葉的事，它構成了亞爾瑟王傳奇故事的時代背景<sup>(七)</sup>。自是以後，不論歐陸或不列顛島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歐陸上有法蘭克王國的崛起；在不列顛島上，陸續從北歐移來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聲勢漸大，把不列顛人趕往西部，終於在第五、六世紀中成立了七個小王國，而不列顛也易名為英格蘭(Angel-land)——盎格爾人的土地。就於此時，羅馬派出了另一批兵團——傳教士——去征服這些新的蠻族，再一次開始她教化歸化的工作。

從現在起談及羅馬，我們就要分政治和宗教的羅馬了。我們已見過不列顛人對政治及宗教的羅馬的忠誠。到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當家作主的時代，政治的羅馬已不復存在，但在不列顛（現在應稱英格蘭）島上經教化及歸化的新主人對「新羅馬」的忠誠只見有增無減。他們的忠誠特別表現在喜歡往羅馬朝聖。朝聖是向心和歸心的表示。以當時的情況來說，朝聖是一種非常艱苦和冒險的宗教行爲。

朝聖者每因疲勞、疾病、盜賊、饑餓而死於途者大有人在。如果在後中世紀時由德國南部的紐倫堡前往羅馬也需時一個月左右，那麼從遠在天涯的英格蘭島渡海到羅馬要費多少時日呢？但是有不少王族的人竟這樣做了，這也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教會的顯著特色之一，我們且引德國蒙斯特大學歷史學教授安家寧的一段話為證<sup>(八)</sup>：

最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不但有好些盎格魯撒克遜的國王進入修道院，有好幾個還到羅馬朝聖。諾森布里亞的國王奧胡（六七零年卒）就立誓要到羅馬巡禮，他的兒子歐策福（Alcfrith）也想跟本篤會士畢斯學（Biscop）到聖城去。西撒克斯國王哥福拉（Caedwalla）是第一個起程往羅馬去的，那時他還是異教徒；他從教宗色及伍（Sergius）手中領了洗，數日後穿著領洗的禮服在羅馬去世了，時為公元六八九年。七零九年，麥絲亞王康力（Coenred）與東撒克斯王子奧法（Offa）同到羅馬，並在修道院終老。同樣於七二六年，西撒克斯王哥福拉的繼位

人恩寧（Ine）在羅馬逝世。他們都願意靠近聖伯鐸的陵墓安葬，希望享受到他特殊的蔭庇。

其他如上述的本篤會院長畢斯學（六九零年卒）曾六次訪問羅馬，從羅馬拿回了寶貴的書籍，使得他在家鄉諾森布里亞建立的修院一時成為北歐最好的學術中心，而大名鼎鼎的比德就是從這裡培育出來的。「弗蘭西亞」<sup>(九)</sup>的使徒「衛勵博（Willibrord）（七三九年卒）及「日耳曼的使徒」波尼法士（七五四年卒）都曾分別兩次到過羅馬，在羅馬受教宗祝聖為主教並接受 *Pallium*。

上面說的是阿爾弗烈王時代的政治和宗教歷史背景，它能幫助我們更容易了解他的為人及生平。阿爾弗烈王是英國史上唯一享有「大」的稱號者。最初寫他傳記的人是他御聘的文官阿述爾（Asser）。阿氏是修會會士，是神職人員，可能也是主教。他寫的《阿爾弗烈大王傳》是很簡短的，實而不華。他可能認識並參閱過另一位歐陸的修會會士艾因哈德（Einhard）著的《查理大帝傳》。

事實上，阿爾弗烈大王與查理大帝（八一四年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過他們的分別也不少。比如說，後者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不惜向自己的親族施暴；又恩格斯及《查理大帝傳》的譯者威國淦對他亦有負面的批評，認爲他應爲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及資本主義負責。此外，兩人在自己的國內雖然同樣熱心推行學術和教化的工作，但查理畢生是一個不學無術的武夫，而阿爾弗烈卻不然，他在戎馬倥傯之餘，仍勸奮自學，把好幾部當日的名著從拉丁文譯成古英語，供自己及他的臣屬作修身、立德、齊家、治國之用<sup>(1)</sup>。這恐怕也是史上罕見的事。我不知恩格斯對這位備受英人尊崇的君王會說什麼話。

阿爾弗烈生於八四九年，上有四位哥哥及一位姊妹，而他是家中的寵兒。四歲時，父王艾福和(Aethelwulf)把他遣往羅馬去，隨行者有大批貴族和官員。阿爾弗烈在羅馬受到了教宗利奧四世（八五五年卒）熱烈的歡迎。傳說教宗還致函他的父

王，告知收他爲自己的乾兒子，爲他傅油，祝聖他爲國王等。這封信很可能是十一世紀教宗格列高利七世時的僞著，但阿爾弗烈一行等人當時在羅馬受到厚禮的待遇則是無可置疑的。

兩年後，阿爾弗烈又陪父親往羅馬去。那時他的父親正喪妻不久。途經高盧時，受到西法蘭克王「禿頭者」查理（八四三年爲王，八七五至八七七爲帝）的款待。他們來到羅馬，受到教宗本篤三世（八五八年卒）熱誠招待，此事記載於《教宗書冊》(Liber Pontificalis)上。父子二人在羅馬逗留了一整年。在歸程中，阿爾弗烈的父親娶了「禿頭者」查理的女兒茹狄爲繼妻。主持婚禮的是 Rheims 城的大主教。

羅馬和法蘭克王國的拜訪給年幼的阿爾弗烈帶來很深的影響。日後他對羅馬宗座的嚮慕，他向 Rheims 城大主教要求派遣學者到他的西撒克斯去振興因戰亂而中衰的文教事業，都由此而得到說明。此外，他爲鞏固疆土、抗拒外敵（維京人）而

推行的種種政治、防衛、經濟等措施，有很多是參照法蘭克王朝的。

從羅馬回國後兩年（八五八年），艾福和王離世歸天。在遺囑中，除了爲自己家人做好遺產的分配及爲國內窮人安排施捨的善事外，他更規定每年要送二百塊 Mancus（當時一種爲特殊目標鑄造的金幣）到羅馬去，把其中三分之一獻給聖伯鐸大殿，特別供每年復活節前夕及黎明點燃聖殿油燈之用；另外把三分之一獻給聖保祿大殿作同樣的用途；最後把餘下的三分之一獻給教宗作爲治理教會的經費。在他以前，麥絲亞的奧法王（七九六年卒）也承諾每年獻給教宗二百六十五塊 Mancus 作爲濟貧及香油之用。

待他的兄長們一一逝世後，阿爾弗烈於八七一年登極爲西撒克斯王，當時他才廿三歲。

爲羅馬捐款表示對羅馬聖座的尊敬及承認羅馬聖座有照顧其他教會的責任。教徒或地方教會給羅馬捐款全是自動自發的行爲。《阿爾弗烈大王傳》

及《盎格魯撒克遜紀事》(Anglo-Saxon Chronicle) 分別記載阿爾弗烈自八八六（七）年至八九零年間每年派人送「西撒克遜人及阿爾弗烈王的捐款」到羅馬去；前者還另外附有「亦爲在印度或猶太的聖多默及聖巴爾多祿茂的陵墓之用」的說明。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阿爾弗烈八九零年以後就停止爲羅馬捐款的，因爲上述兩部史書紀事都很簡潔，不喜贅敘，相同的事都不再複述了<sup>(十一)</sup>。

公元八七四年，維京人打敗了麥絲亞王布力(Bugred)，迫他流亡到羅馬。這位國君與教宗若望八世（八八二年卒）有書信往來。他的妻子艾福威(Aethelswith)是阿爾弗烈的姊姊，很可能她陪她的夫君一起往羅馬去<sup>(十二)</sup>。到羅馬後不久，布力王逝世，並葬於「撒克遜人區」的聖母堂。這一區成立於八世紀，古英語名爲 Angelcynes Scole，拉丁語名爲 Schola Saxonum，它不是什麼教育機構，而是指最初在羅馬服役的撒克遜或英格蘭人的軍營。它位於梵蒂岡山上，中心有一所教堂，名 St. Maria

in Saxia，後來建有旅舍或醫務所，名 Hospital of Santo Spirito in Sassia。第九世紀期間，這個「撒克遜人區」曾兩度遭到祝融之災。教宗瑪利諾一世 (Marinus) (八八四年卒) 因阿爾弗烈的要求免除這區的一切租金和稅金。「撒克遜人區」於一二零四年停止運作。這位教宗與阿爾弗烈有很好的交情，前者給後者贈送不少禮物，其中有一大塊十字架的聖木。阿爾弗烈把聖木交給他創辦的 Shaftesbury 女修院保管，他自己的二女兒是這座修院的首任院長。此外，該修院又藏有殉道者愛德華王 (九七八年卒) 的遺骸。

八七八年是阿爾弗烈王一生事業最輝煌的一年，他成功把善打游擊戰的維京人的一個頭目 (他們稱之為王) 及他的人馬重重把圍起來。在饑寒交迫之下，這位名叫居特龍 (Guthrum) 的丹麥王向阿爾弗烈求降，並自願接受基督教。三星期後，居特龍王接受了洗禮，易名為 Aethelstan，這是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名字。阿爾弗烈做了他的「代父」。

八日後，居特龍王脫去了洗禮的白衣。「代父」「代子」一起住了十二天，以後，居特龍帶了他的人馬到東盎格里安頓下來。居特龍王的領受洗禮不論在政治、軍事和宗教方面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王族間結「代父代子」盟，除了能加深個人的情感外，還能建立起類似主子與臣僕的關係<sup>(十二)</sup>。

目前全球的天主教會正密鑼緊鼓地籌備迎接新千禧年的來臨。在種種慶祝活動中到羅馬朝聖是少不了的節目之一，而羅馬也大開雙手準備懷抱從世界各地來的朝聖者。固然，聖年的一切活動正如教會的一切敬禮都以天主為中心，是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呼籲全球教會以三年時間分別以天主聖三為主題來作準備。不過對整個基督教會來說，伯鐸的職位——羅馬宗座——並非次要、周邊和冗餘的課題。羅馬的地位不來自政治、學識、軍力與財力。在本文涉及的幾個世紀中，坐在伯鐸位上的羅馬教宗除了一、兩個稍有像格列高利一世的雄才大略外，其餘多是平庸碌碌的人。而羅馬本身則屢遭蠻

族的騷擾，受東羅馬皇帝、龍巴弟人和羅馬城貴族的欺壓。就在此內患外憂之際，天主喚起了兩個新興的民族——法蘭克人及盎格魯撒克遜人——來衛護了羅馬。前者以武功為羅馬攘外，後者以忠誠、文教、宏道扶內，為羅馬開拓和鞏固教務。

不久前，偶讀企鵝出版社的《阿爾弗烈大王傳》及其相關史料，知本年是他逝世的一千一百週年，驚訝他畢生對羅馬聖座忠心耿耿，懷著一片孺慕之情。今又適逢千禧聖年屆到，全球天主教會人士都注目羅馬。雙慶重逢，固然是歷史的巧遇，但也可能是天意：阿爾弗烈王正給我們重提一個重要的信仰項目。

## 註釋：

- (二) 公元五、六世紀間，屬日耳曼種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英格蘭島上漸漸擴張勢力，成立了七個小王國，即肯特(Kent)、南撒克斯

(Sussex)、西撒克斯(Wessex)、東盎格里(East Anglia)、麥西亞(Mercia)、東撒克斯(Essex)及諾森布里亞(Northumbria)。它們中有一個當「盟主」(Bretwalda)，卻沒有什麼實力，統一的大業是後來由西撒克斯承擔的。

- (一) Asser's Life of King Alfred and Other contemporary Sources, Penguin, 1983.

(三) 有關阿爾弗烈王逝世的年份和日子曾有過激烈的爭辯，但經學者們考證，上述日期今已被一般人接受。

(四) 在羅馬時代，這個島叫不列顛，島上居民叫不列顛人，見凱撒著《高盧戰記》〔北京商務〕卷四，20-30。

(五) 這是一般的說法，但基督宗教傳入不列顛應在更早的時期已開始，雖然確實的日期我們無法知道。在 Arles, Nicaea, Sardica 等處開的會議，分別是三一四、三二五、三三二年，都

見有不列顛主教的紀錄。所謂 Pelagius〔四一八年卒〕異端是從不列顛發起的。聖尼尼安〔四三二年卒〕和聖博德〔四六二年卒〕都是生於不列顛的人。

談到當時的聖德和學術，我們可舉英格蘭教會的奇葩可敬者比德(Venerable Bede)爲例。他七歲入修道院，一生從事教學、研究及寫作，留下作品四十部。除了詮解聖經及講道外，聖人也撰寫文法、修辭、天文、日曆、博物學和傳記。《英吉利教會史》是他最受人閱讀的作品。比德享有「英國歷史之父」及「英國科學之父」的稱號。他寫的拉丁語清脆玲瓏，遠遠超出民間的俚語。

- (六) G. Ashe, *The Discovery of King Arthur* (Debraet's Peerage, 1985).
- (七) A. Angenendt, *Das Fruemittelalter, Die abend-laendische Christenheit von 400 bis 900* (Kohlhammer, 1995), 232.

(九) Frisia, 相當於今日的荷蘭。

我們前面已說過，到了第八世紀，英格蘭已有很高的學術水準，但自維京人入侵之後，許多修道院被搶劫一空，地方組織受到破壞，一切有待重建。阿爾弗烈從各地，特別從歐陸，邀來一批修會會士到西撒克斯，協助他重整國事。

(十) 有學者相信，阿爾弗烈的常例捐款是日後所謂「伯鐸獻金」(Peter Pence)的濫觸。

(十一) 這位王后於八八八年在北意大利的 Pavia 去世，葬於該城。因該城位於通往羅馬的大道上，故很可能她是在往羅馬朝聖途中死的。

(十二) 這種習俗在當時歐洲宮廷中很流行，安家寧教授曾蒐集了許多例証，寫了近四百頁的專書：A. Angenendt, *Kaiserherrschaft und Koenigstaufe* (Walter de Gruyter, 1984)。